

## 第十一回 遇萍蹤英雄雙結義 報凶信郎舅兩傷心

卻說當日劉電見那慟哭的大漢狀貌非常，遂分開眾人，問道：“老兄尊姓大名？這死者卻是何人，如此悲慟？”那人見問，住了哭，看見劉電氣宇軒昂、豐神雄偉，便叉手答道：“在下姓殷名勇，家住荻浦。這是我老母，數日前同小妹渡江探親未回，及至從親戚家回來，竟不知去嚮，因此分頭尋找，不意遭此慘變。如今小妹尚無下落，諒來必無生理！”一邊說著，又大哭起來。劉電道：“可傷！可傷！這也是大數難逃。如今幸得尋著令堂尊尸，急須買棺盛殮，免得暴露；然後再去找尋令妹下落。”殷勇道：“正是。祇因去家尚遠，所帶盤費不多，祇好權為掩蓋，到家備辦棺衾前來盛殮。苦不能分身看守。”說畢，流淚不已。劉電道：“且免傷悲，此事容易商量，且同到小舟少敘。”因挽了殷勇的手同下船來。

殷勇便問：“客長尊姓大名？家鄉何處？今欲何往？”劉電道：“小弟姓劉名電，字漢昭，祖籍江西吉水人氏。亦與老兄同病相憐，祇因上年老父往山東貿易，病故在沂水地方，今特前往搬取靈柩，所帶盤費雖不甚多，尚可少為分贈，以助棺木之費。老兄幸勿嫌褻。”殷勇道：“且住，在下雖在窮途遭此慘變，去家不遠，尚可竭力措辦，即不能分身看守母尸，尚可僱人自代。客長千里往返，正須多帶盤費以備不敷，豈可分贈與我？斷不敢領。”劉電道：“弟自有處，老兄不必為我過慮。”因嚮包裹裏取出白金十五兩遞與殷勇，道：“因在客途，不過少為相助，幸勿見怪。”殷勇見他慷慨仗義出於至誠，料他是個少年豪傑，不是尋常之輩，因不好推卻，便接受道：“萍水相逢，極承高誼，當圖後報。今為老母之事，敢不拜謝？”就倒身叩拜。劉電即攙住道：“些微小事，何足掛齒？我看老兄堂堂一表，凜凜一軀，必非風塵久困之輩。不知現今作何事也？”殷勇道：“在下孤窮一身，依傍叔父在京口西門橋做些小本經營，不過為糊口之計。倘日後少有生機，定當圖報大德！”劉電道：“小事不勞在意。祇是這小本經營豈是吾兄安身之計？現今江浙兩省制憲，為倭寇時常出沒海濱肆行屠毒，沿海州郡多被劫掠，已經奏聞，請招募勇壯以備倭患。現今奉旨准行。老兄何不前往投充，借此以圖上進之階？”殷勇道：“在下久有此意，祇因老母在堂，不敢遠離。如今遭此變故，孑然一身，歸去即當稟明叔父前往投充。”劉電執著殷勇的手道：“此正壯士立功之秋，不可錯過機會。弟今日欲與老兄結為異姓兄弟，日後甘苦相共，不知老兄意下如何？”殷勇道：“在下寒微，怎敢相扳。”劉電道：“我輩結交，豈肯落世情俗套，一言為定，生死不移，何必謙讓！”殷勇道：“既蒙不棄，即當從命。”劉電大喜，各敘年庚，劉電卻長殷勇三月，合當為兄。兩人就在船中對天八拜，各矢丹誠：“倘若負心，有如此日！”拜畢起來，殷勇復與劉電拜了四拜。劉電受了兩拜，當下即以兄弟相稱，便道：“賢弟，此時天色尚未晌午，可作速上岸備辦棺衾之事，倘有不敷，兄當一力完備。”因取一條單被，令殷勇將老母尸首蓋住：“愚兄在此看守，今日且不開船，與吾弟相聚一宵，明日早行。”殷勇應諾，即上岸到鎮市上來。

原來此地是個臨江大鎮，水陸碼頭，各色貨物俱備。殷勇就盡其所有，買了一口漆端正的現成棺木並棉布、衣裙、被褥、首帕等件，又買了一副三牲等物到來，交與船家整治，又賃了些蘆蓆、杪杆，僱人搭了個小小棚廠以蔽天日。這些岸上人家都知此事，見這過客如此仗義，也都前來相幫動作。不一時，將棚廠搭就，把棺木抬入其中。殷勇即將母尸抱放棺蓋之上，又僱了兩個老婆子來，將母尸濕衣盡行更換，整理頭髮將首帕包好，先將棺內鋪墊完好，自將母尸抱入，止不住又放聲大哭了一場，然後蓋棺釘好。這沿江裏許卻有一座古圓覺寺，傍邊空地甚多。這岸邊居住的人都道：“這寺傍空地多有棺木寄放。我們同去對住持說聲，就在那裏揀個高阜些的所在寄放，日後好來搬取。”殷勇道：“多承列位指教。”因即同眾人來嚮住持說明，隨即將棺木抬往，揀了一塊高阜之地，下面用磚石攔起，然後把棺木安放穩當。回到船上取了三牲酒飯並金銀紙錠，到棺前祭奠，又不禁大哭一場。劉電亦同往拜奠畢，焚化了冥鏹，然後拜謝了眾人，即將三牲送與眾人拿去。一同歸舟，已是傍晚時分。

劉電已先叫船家買了些酒餚在船，對殷勇道：“今日本不當勸吾弟飲酒食肉，但大丈夫處世須知反經從權，保重此身，以為日後大用。倘有進步，自可光及，不必拘此小節。今日我弟兄幸聚，且共飲此數杯少解愁苦。”原來這日殷勇竟不曾喫得午飯，此時事畢，方覺腹中飢餓，便道：“兄長之情，生死感激。”當下兩人對飲，各訴心胸，十分敬愛，直談到半夜後纔各就寢，俱和衣而睡。殷勇因說起：“這江中近日多有歹人出沒，且聞有沿江盜賊之徒暗通倭線，以此來往客商甚是耽險。兄長本領固然不懼，還須小心提防纔是。”劉電口中答應，已覺酒多，便漸漸睡熟。這殷勇因常在江湖上行走，諸事留心，翻來覆去，竟不敢睡著。看看挨至東方漸白，正值順風，船家起來，即欲開船。此時劉電已醒，起來對殷勇道：“愚兄所言之事，賢弟急須進步，不可失此機會。倘有好音，務寄一信與我，以免天涯懸念。”因各說明住居。殷勇又囑道：“哥哥此去，孤身作客於路，千萬留心保重！我計算哥哥往返程途，不過兩月，便可搬取伯父靈柩回來。必由水路，弟至期當在儀真口專候哥哥。”劉電道：“兄弟不必，你祇去干你的正務，倘有意料不及之事，可到吉水來相就。不必全此小信有誤大事。”因又取了十來兩銀子與殷勇道：“此可與老母暫作一磚榔，以免風雨之侵。”殷勇含淚拜受。當下兩人灑淚而別。

且不说劉電掛帆前進，卻說殷勇立在沙灘上，直到望不見劉電的船隻方纔轉步。心中自想：我何幸結識得這個英雄兄長，也不枉為人在世，從此當努力自圖，以報知己。當日就在鎮上買了磚瓦石灰，僱匠人做了一個磚屋。又過了一天，次日星飛回來，渡過對江，到荻浦報與許公得知。原來這許俊卿自從那日三人分頭找尋，祇不知殷勇去嚮。他郎舅兩人一連尋了數日，並無一些影響，無可如何。這許俊卿回到家中，孤單獨自，連學也不教了，祇是哭不住聲，幾欲自尋死路。虧得緊鄰周老人再三相勸道：“這事凶吉未定，還須往各處貼招字尋訪，自有下落。若你先自輕生，日後尋了姑娘回來，豈不大誤。”許俊卿聽了，纔息了此念。這金振玉亦恐姊夫獨居怨苦，生出別的事來，因母子相商，將許俊卿接到家中同住。這金婆婆想他外孫女兒，亦晝夜啼哭不止。卻不知殷勇已尋著他母親尸首的緣故。

這日殷勇急忙趕回荻浦來報信，卻見家中大門鎖著，即問鄰居，方知往金家去了，因即渡江往金家來報信。這日郎舅二人正在納悶，忽見殷勇回來，便問可有消息。殷勇便將在某處尋著母尸，又怎的遇著劉兄助棺權厝的事，從頭說了一遍，祇不知妹子下落，看來定是凶多少吉了。

許俊卿聽說，便捶胸大哭道：“這倒是我父女帶累你母親遭此慘亡了！”金振玉也懊恨不已，裏邊婆媳俱各悲傷。殷勇道：“大家且不必啼哭，我想妹子未必便死。”許公問道：“這是何故？”殷勇道：“如今祇尋著我母親的尸首，不見妹子蹤跡，看來定是被人劫去，這

將我母親謀害。這事須在沿江兩縣遞一報呈，求官出差緝。總然不濟，倘日後事發也有一個底案，可以報讎。”許公道：“你這話說得極是。”當下就做了兩張報呈，即叫殷勇往六合、上元兩縣投遞，卻都准了狀詞出差緝，纔回來說與他郎舅二人知道。

當時許公對殷勇說道：“不料你母親遭此慘變，我女兒又無蹤跡，我已是孤苦一身，祇有你自小相隨，就如親人一般。不可因你母親不在了，就不來看覷我。”殷勇見說，甚是傷感，道：“說那裏話？我自小賴你老人家撫養成人，就如父母一般，自當終身奉養，豈敢負心？”金振玉就接口道：“我看你人材膽氣，必當發達，何不今日竟拜認了父子，也不斷了數十年的恩義。”許公道：“我已是孤窮一老，雖久有此意，祇恐他不肯。”殷勇便道：“我祇恐你老人家嫌我粗鹵，若如此說，情願拜在膝下。”許公道：“但祇是你父母祇生你一人，並無兄弟。你的叔父也祇得一子，又難過繼。如今你既肯認我為父，得慰我目前晚景，也就好了，卻不必改姓，使你父母泉下不安。”殷勇應諾，當下就請許公上坐，口稱父親，四雙八拜。許公卻立受了。十分欣慰。這時金母婆婆俱在面前，殷勇一一拜過，即改口以外婆、舅舅相稱，盡皆歡喜。金婆婆對許俊卿道：“你承繼了這個兒子，老來也有了靠傍，日後還要享他的厚福哩！”當下殷勇又說起劉電勸他從戎的話，明日即要稟辭前往。許公道：“你有此人材膽量，豈可埋沒？將來若博得一官半職，也與先人爭氣，不枉了今日一番父子之情。”當日金振玉就收拾了一桌酒席，一來是賀他父子之喜，二來就當與殷勇餞行。此日大家都把愁腸暫放，父子舅舅同席敘話了半夜纔睡。次日，殷勇即拜辭了父親、母舅，又進內拜辭了金母婆媳。他郎舅二人早已設湊了十數兩銀子，與他為衣裝之用，當時同送他到江邊，搭船往京口去了。這邊兩縣准了狀詞，出差緝，反賠了些差錢酒飯，究竟沒有下落，卻成了一宗疑案。

這許俊卿住在金家不及兩月，卻值金振玉的堂叔金必顯選授了江西南安府大庾縣知縣，家中祇有一個十來歲的公子，要去赴任一切無人料理，特來接侄子一家們同住，並請許姑爺到任所教兒子讀書兼理書札等件。他郎舅二人因失女之後合家愁悶，求簽問卜，四路尋訪，終無影響，已無計可施。今見叔父來接，郎舅相商，不若趁此機會，一來好沿途尋訪女兒消息，二來免得在家納悶，因此大家備辦起程。金振玉將家事託與他內侄朱英管理。許俊卿亦將自己房屋託與緊鄰周老人居住管理，將可帶之物收拾帶去，其餘粗家夯夥，一概留下。兩家相隨金必顯擇日起程，赴大庾縣上任去了。

且說劉電自與殷勇別後，一路無話，兼程趕赴沂水縣來。這時正值七月中元時候，於路見家家祭掃，不禁觸目傷心，垂淚不已。當日就在北關旅店住下，即與店主人說知搬柩情由，煩他預覓了幾個村漢，各備鋤頭，到明日往義塚處起柩。正是

旅夜悲傷難入夢，異鄉飄泊為何人！

不知明日如何啟棺？且聽下回分解。

我嘗思銀錢何物耶？吃不得，穿不得而世人狠命相爭者，以衣食俱從此出也，遂致有父母不齒，親戚畏懼，幾欲哭煞天下後世人！甚至少有施於人，便沾沾德色；少有求不遂，便恨恨不休。本半分不捨，卻說的是慷慨話，本奸詐百出，卻說的是正氣話，坑人害人，總由此物。昔人云：“看來世事金能語，到人情劍欲鳴。”亦是痛恨此輩也。篇中寫劉電重視豪傑，輕視銀錢，何處復有此人，真欲令人想煞，寫殷勇筆筆從劉電寫出，蓋劉電有識英雄具眼，寫殷勇至十二分，便是寫劉電亦至十二分也。其開脫許、金兩處，以便雪姐安頓劉家，又是人意想不到處。末從劉公子暗御到岑、蔣二人，斗筭自然，真絕妙筆法。